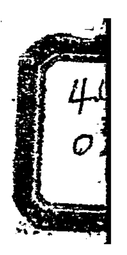
# 嵇康集





魯迅三十年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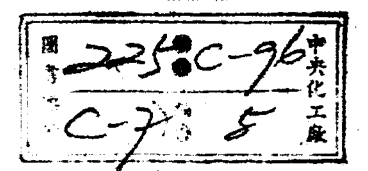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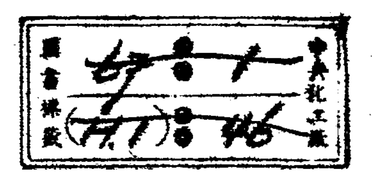
# 嵇康集

一九二三年始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 嵇康集



# 目錄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跋

嵇康集逸文攷

嵇康集著錄攷



# 序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宋以來，乃僅存十卷。鄭樵通志所載卷數，與唐不異者，蓋轉錄舊記，非由目見。王楙已嘗辨之矣。至于槧刻，宋、元者未嘗聞，明則有嘉靖乙酉黃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爲一卷，張燮所刻者又改爲六卷，蓋皆从黃本出，而略正其誤，幷增逸文。張燮本更變亂次弟，彌失甚舊。惟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据似別一本，然大略仍與他本不甚遠。清諸家藏書簿所記，又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匏菴手校，故雖迻錄，校文者亦爲珍祕。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讐對，知二本根源賓同，而互有譌奪。惟此所闕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成較勝。舊校

亦不知是否眞出匏菴手?要之盖不止一人。先爲墨校，增删最多，且常滅盡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僅刻本，並取彼之譌奪，以改舊鈔。後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輒復塗改，使悉从同。蓋經朱墨三校，而舊鈔之長，且泯絕矣。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爲濃墨所滅，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則曰：字从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从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既以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比勘訖，復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注，野客叢書，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選李善注，及所著攷異，宋本文選六臣注，相傳唐鈔文選集注殘本，樂府詩集，古詩紀，及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胡纘宗本藝文類聚，錫山安國刻本初學記，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等所引，著其同異。姚瑩所編乾坤正氣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無所正定，亦不復道。而嚴可均全三國文，孫星衍續古文苑所收，則間有勘正之字，因並錄存，以備省覽。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慠』爲『傲』，『寤』爲『悟』；或刻本較此爲長，如『遊』爲『游』，『泰』爲『太』，『慾』爲『欲』，『樽』爲『尊』，『殉』爲『徇』，『飭』爲『飾』，『閑』爲『閒』，『蹔』爲『暫』，『脩』爲『修』，『壹』爲『一』，『途』爲『塗』，『返』爲『反』，『捨』爲『舍』

「弦」爲「絃」；或此較刻本爲長，如「饑」爲「飢」，「陵」爲「淩」，「熟」爲「孰」，「玩」爲「翫」，「災」爲「灾」；或雖異文而俱得通，如「迺」與「乃」，「丞」與「吝」，「強」與「彊」，「于」與「於」，「无」「毋」與「無」，其數甚衆，皆不復著，以省煩累。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第九卷當爲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下，而全佚，則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學論等二篇爲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爲八、九兩卷，以爲完書。黃、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蓋較王楙所見之繕寫十卷本卷數無異，而實佚其一卷及兩半卷矣。原又有目錄在前，然是校後續加，與黃本者相似。今据本文別造一卷代之，並作逸文攷，著錄攷各一卷附于末。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亦第欲存留舊文，得稍流布焉爾。

中華民國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會稽　序

# 嵇康集第一卷

## 五言古意一首（各本皆作贈公穆詩藝文類聚卷九十引前六句亦云嵇叔夜贈秀才詩也）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字從舊校）首嗽（各本作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維一作儀○四字舊注各本及詩紀維作疑無注）雲罔（各本作網詩紀同）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翩（各本作翻詩紀同）獨（詩紀作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極一作損○四字舊注各本及詩紀俱無）身必（各本作心詩紀同）危。吉凶雖在己，世（字從舊校）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相追隨。（一作長相隨○五字舊注各本及詩紀文同一作無注）

## 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曰嵇喜字公穆舉秀才○已上舊注各本）

幷前一首爲贈兄秀才公穆入軍十九首無注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作嗈嗈）和鳴，顧眄（類聚作眄黃本及詩紀並作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泣涕如雨！

沐（各本作泳詩紀同案作沐沐亦通泳或反誤也）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黃本誤陂）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游鱗。伊我之勞，有懷遐（各本作佳詩紀同）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程本汪本作躋）不朽。攬轡踟蹰，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梁。（各本作岡詩紀同）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若，右接忘歸。風馳電（五臣注文選作雷）逝，躡景（五臣本文選作影）追飛，淩厲中原，顧盼（各本作眄文選及太平御覽三百二十八引作盼五臣作盻）生姿。（文選合下篇為一首）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淩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槃遊于田，（各本作般于遊田詩紀同）其樂只且。（文選槃作盤黃本田作畋）

　淩高遠眄，俯仰咨嗟：惋（各本作怨詩紀同）彼幽縶，室邇（各本作邈爾詩紀同）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朱（各本作姝詩紀同）顏，誰與發華？仰訴（各本作訊詩紀同）高雲，俯託清（黃本作輕）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各本作交詩紀同）黃鳥，顧疇（各本作儔詩紀同）弄音。感寤（文選作悟詩紀同注云集作寤）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羣飛，駕言遊之，（各本作出遊文選詩紀同）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文選作絃）俯仰自得，遊心泰

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張燮本作與，文選、詩紀及初學記卷十八引同）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琴瑟（張溥本作鳴琴，文選同；他本作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五臣本文選作在）能不永歎！

乘風高逝，（各本作遊，詩紀同）遠登靈丘。結（各本作託，詩紀同）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泰華，夕宿神洲。（黃本作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可（各本作自，詩紀同）樂，遠遊可珍，舍（黃汪程本作含，詩紀同；二張本作舍）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于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代（各本作俗，詩紀同）難寤，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為（各本作及詩紀皆作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黃本二張本作八成，詩紀同；程本汪本作無成）澤雉雖飢，不顧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字從舊校）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 秀才答四首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春（各本作青，詩紀同）禽翔，俯察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

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通變，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黃程二張本作義詩紀同惟汪本與此合）行，時逝（各本作遊詩紀同）則鵲起。達者鑒通機，（各本作塞詩紀同）盛衰爲表裏。列仙殉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達人與物化，無俗不可安。（各本作世俗安可論詩紀同）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覩（各本作靚詩紀同）變安能遷？

飭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邙丘。青林華茂，（案秀才詩止此已下當是中散詩也原本蓋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而闕第四葉鈔者不察寫爲一篇後來衆家刻本遂並承其誤詩紀遂此爲第一首尤謬）青鳥羣嬉。感寤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淩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玄（各本作芝詩紀同）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噉（程本作采）瓊（各本作瑤詩紀同）枝；棲（各本作結詩紀同）心浩（各本作皓詩紀同）素，終始不虧。

##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五臣本文選作祐）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晉書及李善本文選作繈緥）母兄鞠（張燮本作鞫詩紀同）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晉書作好尤袤本文選李善注作姐舊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引李善注仍作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晉書作憑）

寵自放，（李善本文選無此二句）抗心希古，任其所尙。（善作上）託好老莊，（晉書作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予（文選作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寤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各本作柳惠晉書本傳文選詩紀同世說新語棲逸篇注引文士傳作下惠惟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及晉書孫登傳引皆作柳下與此合）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魏志王粲傳注引作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余不淑，嬰（各本作嬰晉書文選詩紀同）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六臣注文選作敝注云善作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寃，（二張本亦作寃晉書同他本及李善本文選皆作免注云免或爲寃非也）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晉書作曷）云能補？雍雍（各本作嗈嗈文選詩紀同○五臣雝雝李善嗈嗈）鳴鴈，厲（各本作奮李善本文選及詩紀同五臣作勵）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無（各本作忘晉書文選詩紀同）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晉書作疇）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愼，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五臣本文選作子）情。安樂必戒，（晉書文選作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五臣本文選作子）獨何人，（各本作爲晉書文選詩紀同）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晉書作神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引同）養壽。

##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躍(各本作濯詩紀同)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皐羲。慶雲未垂降，(黃本作景)槃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儔，(各本作匹詩紀同)□步(各本作疇肯詩紀同)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戚，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朋(各本作鵬案當作明程本并改焦爲鵬尤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食(各本作餐詩紀同)瓊枝。多謝(各本作念詩紀同)世間人，息(各本作夙詩紀同)駕惑(各本作感詩紀同)馳驅。沖靜得自然，榮華何(黃本作安)足爲。

斥鷃檀(各本作擅詩紀同)蒿林，仰笑鸞(各本作神詩紀同)鳳飛。(張本此下有注云一作姿詩紀同)坎井蝤蛙(各本作蛭詩紀同)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繆，(各本作謬詩紀同)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暉。願與知己過，(各本作遇詩紀同)舒憤啟幽(各本作其詩紀同)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嶺，(各本作巔張溥本有注云箕拾遺作西詩紀同)日夕不知飢。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邊無叢。(各本作遇無雙詩紀同)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弃(各本作棄詩紀同案弃當爲异說文云舉也)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嵎，(各本作隅詩紀同)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交(各本作友)家梧(各本作板詩紀同)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 六言詩十首(各本取每首之第一句別立一行爲子目詩紀亦然)

惟上古堯舜，二八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慈(各本作茲)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憙。(即喜字○三字舊注各本及詩紀徑作喜無注)

智慧用有(各本及詩紀脫此字案當作何)爲，法令(各本及詩紀脫此字)滋章寇生，自(各本作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貪黃本二張本作是詩紀同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金玉滿屋各本作堂詩紀同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位高勢黃本作世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臘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外似黃汪二張本作以惟程本作似與此合詩紀同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纓。各本作嬰詩紀同所以知各本作欲不詩紀同足無營。

楚子文善士，各本作仕詩紀同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己。靖恭二字從舊校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明，各本作名不願黃本汪本作願夫子相荆。將身各本作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采蒴，各本作萍詩紀同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棄背膏粱各本作梁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安，得志一世無患。

重作六言詩十首代秋胡歌詩七首 舊校改爲重作四言詩七首注云一作秋胡行黃本

（程本汪本張溥本並同惟張燮本作秋胡行七首案六言詩十首蓋已逸僅存其題今所有者代秋胡行也舊校甚誤）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各本及樂府詩集引首二句皆重言下放此）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接（各本作佞樂府詩集詩紀同）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志莫從。（各本志作計詩紀同樂府詩集作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無（各本及詩紀作寡樂府詩集作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張燮本有注云害一作惡詩紀同）好勝者殘。強梁致災，多事招患。（張燮本及詩紀招下有禍字注云一無事字案樂府詩集引無）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令人（二字各本作疾詩紀同）枯。顏回短折，下（各本作不詩紀同）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自令（各本作今自樂府詩集詩紀同）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于玄默。過而復悔，（各本作遇過而悔詩紀同）當不自得。垂釣一壑，好（各本作所詩紀同）樂一國。被髮行歌，和氣（各本作者詩紀同）四塞。歌以言之，遊心于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淩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

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于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

##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無（各本作失詩紀同）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欷（各本作晞詩紀同）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張本作告誰詩紀同）獨抆（二張本作收）淚兮抱哀戚。（舊校作傷懷抱未詳所本）親日遠兮思日深，（各本作日遠邁兮思予心詩紀同）戀（舊校作念）所生兮淚流襟。（各本作不禁詩紀同）慈母沒兮誰予（二張本作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遠（各本作天詩紀同）不聞，淚如雨兮歎成雲；（各本作青詩紀同舊校作凝成冰未詳所據）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 詩三首郭遐周贈

亮各本作吾詩紀同無佐世才，時俗所不各本作不可詩紀同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各本作倡詩紀同舊校爲倘伴。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余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原作面分好文章據各本及詩紀改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于姬姜？甘各本作予詩紀同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斯各本作期詩紀同卒，改計適他方。嚴車感各本作嚴東成詩紀嚴仍爲嚴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黃本作道猶遲遲。宋玉汪本作王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字從舊校我與嵇生，忽然黃本汪本作倐忽詩紀同將永離。各本作違詩紀同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淸中，徘徊于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程本作之違。言別在斯須，惄程本作督焉如朝各本作調詩紀同飢。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程本汪本作上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空各本作寒詩紀同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不此各本作此不詩紀同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年各本作歲時已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以各本作在

〔漢魏

# 贈叔郭遐五首詩

每念遘會，惟曰（各本作日詩紀同）不足。斯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言（各本作念詩紀同）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案當有脫文）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彊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本（黃本汪本字闕程本）（作實張溥本作楚張燮本作鮮注云一作籍詩紀同）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算。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歎。（黃汪二張本作怨詩紀同）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案當作忽爾）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汪本二張本作心詩紀同）願結。心之憂矣，良以怓怛。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

相追，鶩鳥獨無雙。何必相呴濡，江海自從（各本作可詩紀同舊校作兼）容？願各保遐年，（各本作心詩紀同）有緣復來東。

## 五言詩三首答二郭

天下悠悠者，不能（各本作下京詩紀同）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蓬（各本作萊詩紀同）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智自生灾，屢使衆釁成。豫子匿梁側，（詩紀注云子一作讓）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黃本張溥本作三）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能不（各本作不知詩紀同）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迹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懍（程本作壈他本並作懍詩紀同）趣世教，（各本作務詩紀同）常恐纓（各本作嬰詩紀同）網羅。羲農（汪本程本作皇）邈以（各本作已詩紀同）遠，拊膺獨咨嗟。（程本作獲治正）明（各本作朔詩紀同）戒貴尚用，（各本作容詩紀同）漁父好揚波。雖（程本作雖）逸亦以（二張本作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飡瓊漱朝霞。遺（程本作遷）物棄鄙累，逍遥遊太

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淸歌。有能從我（各本作此，詩紀同）者，古人何（二張本作豈）足多。

詳觀淩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殖（各本作植）枳棘，心安（各本作安步，詩紀同）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二張本作穆，注云一作稷，詩紀同）畏（各本作嗟，詩紀同）王輿。至人存諸己，隱樸（各本作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 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吾（各本作數，詩紀同）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增歎（黃汪程本作悵憂歎，二張本作增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良會（各本作會良）難。郢人忽以（各本作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詩紀注云拾遺作慮），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在志（各本作志在，詩紀同）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休（各本作怵，詩紀同）自寬。南土垾（各本作旱，詩紀同）不涼，衿計宜早看（各本作完，詩紀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 五言詩二首阮德如（張燮本作阮侃）答

旦（各本作早詩紀同）發温泉廬，夕宿宣陽（程本作暢）城。顧盼（各本作眄詩紀同）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我愛發誠。（各本作思愛發中誠詩紀同張燮本思愛思仍爲思）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隨珠豈不耀，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弘（各本作行詩紀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與執手訣，（黃本汪本作決）良誨壹何精。佳言盈我身，（各本作耳詩紀同）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我（各本作可詩紀同）并。洙泗久以（各本作已詩紀同）往，微言誰爲（各本作共詩紀同）聽。會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以守（各本作守以詩紀同）貞。潛龍尙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眞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自（各本作處）憩斯土，與子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壹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去（各本作告）路長。步顧懷想像，（各本作象）遊目屢大（各本作太詩紀同）行。撫軫（各本作軨詩紀同）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灾，榮子知所康。蟠（各本作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刳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愷忼。（張燮本作慷）舒檢（字從刻本舊校爲衿原字滅盡疑亦

檥字同詔（各本作話詩紀同）良訊，終然永（舊校爲來原字滅盡今從刻本）厭藏。還誓必不食，復得（各本作與詩紀同）同林（各本作故詩紀）房。願子遏憂慮，無以情自傷。候（各本作侯詩紀同）路忘所次，（各本作以詩紀同）聊以疇來章。

## 酒會詩（各本并後四言詩之第一至第六篇題爲酒會詩七首舊校同）

樂哉苑（各本作苑詩紀同）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臺（各本作基）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飛（各本作翔）禽，纖綸出鱣鮪。坐（原鈔作研依各本及舊校改）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 四言（各本及舊校均以前六篇爲酒會詩而削其第七至第十篇復于第十一篇之前題云雜詩一首）

淡淡（太平御覽七百七十引作淵淵）流水，淪胥（御覽作滑）而逝；汎汎柏（御覽作盧）舟，載浮（御覽作亭）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原字滅盡今從舊校及刻本爲唼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作啑）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

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藻汜（二字黃本空，他本作流詠，舊校同）蘭沚，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汪本作頃）昧脩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張本作惑，詩紀同）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肅肅苓（原鈔作冷，今依詩紀及張溥本改，他本皆作苓）風，分生江湄。卻背華林，俯泝丹坻。（各本作坻，詩紀同，注云一作漪）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俱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藹，（黃汪二張本作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藻豐（各本作蕤穰）繁。馥馥蕙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泆泆白雲，順風而回；淵淵綠水，盈坎而頹。乘流遠逝，自（案或息字之誤）躬蘭隈。杖策答諸，納之素懷。長嘯清原，惟以告哀。

抄抄（案或眇眇之誤）翩翻，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淩躡玄虛，浮沈無形。將遊區外，嘯侶長鳴。神□不存，誰與獨征？

有舟浮覆，案當是誤字紼纚是維。栝檝松櫂，有若龍微。□津經險，越濟不歸。思友長林，抱樸山嵋。守器殉業，不能奮飛。

羽化華岳，超遊清霄。雲蓋習習，六龍飄飄。左佩椒桂，右綴蘭苕。淩陽讚路，王子奉軺。婉孌名山，眞人是要。齊物養生，與道逍遙。

徼風輕詩紀五臣本文選均作淸扇，雲氣四除。皦皦各本作皎皎朗文選作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各本作輝文選同○五臣作曜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汪本作玄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疇各本作孰文選詩紀同克英賢？與爾剖符。

## 五言詩各本無此三篇舊校亦乙去

人生譬朝露，世變多百羅。苟必有終極，彭聃不足多。仁義澆淳樸，前識喪道華。留弱喪自然，天眞難可和。郢人審匠石，鍾子識伯牙；眞人不屢存，高唱誰當和？脩夜家疑當作寂由家而誤無爲，獨步光庭側。仰首看天衢，流光曜八極。撫心悼季世，遙念大道逼。飄飄當路士，悠悠進自棘。得失自己來，榮辱相蠶食。朱紫雖疑當作雜玄黃，太素貴無色。淵淡體至道，色案當誤化同消息。

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何爲穢濁間，動搖增垢塵？慷慨之遠遊，整駕俟良辰。輕舉翔區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戲靈岳，彈琴詠泰眞。滄水澡五藏，變化忽若神。恆娥進妙藥，毛羽翕光新。一縱發開陽，俯視當路人。哀哉世間人，（疑當作人間世）何足久託身！

# 嵇康集第二卷

## 琴賦有序○文選作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五臣本文選作氣歌舞之象，歷世五臣本作代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五臣本文選作聲音善作聲音者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敍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北堂書鈔百九藝文類聚四十四引並作岳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五臣本文選作合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夕納景

于虞淵兮，旦晞幹（五臣本作榦）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嵓。亙（六臣注文選作玄）嶺巉巖，岞崿（五臣本作硌）嶇崯。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五臣本作嵬嵬）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五臣本作泉）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滕（各本作騰文選同）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文選作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五臣本作渙）衍于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五臣本作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文選李善本作霧）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遯世（五臣本作俗）之士，榮期綺季之儔，（黃本二張本作疇文選及書鈔二百九引同）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涉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淩（五臣本作凌）飛。邪睨崑崙，俯矙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文選攷異云當作愷慷善引爾雅愷慷樂也慷即康字是其本作愷慷甚明）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于騩（五臣本作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五臣本作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斵（書鈔二百九引作斷）孫枝，準量所任；至

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文選李善本作班）倕騁神。鏤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五臣本作瑑）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張燮本作爍文選五臣本及藝文類聚四十四引同）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嘐（黃本作寥二張本作寥文選同程本作嘹類聚引同）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各本作踝惟張溥本作磥文選同）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書鈔作日）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五臣本作渙）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五臣本作曄爆）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書鈔兩兮字皆作乎）怫愲煩冤，紆餘婆娑。陵（五臣本作凌）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素，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五臣本文選作合）顯媚以送終，流（黃本作飄文選同）餘響于（黃汪程本作乎李善本文選同二張本與此合）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書鈔作夜色）肅清，朗（書鈔作明）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于是器冷（文選李善本作泠書鈔引同）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五臣本作綠）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文選李善本作持）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淩（五臣本作陵）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

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于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韵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纚書鈔譌挹纚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五臣本作暐渙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閒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騈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張燮本屈下有或字五臣本文選同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張燮本仍作或劫掎以慷慨，或怨嫿五臣本作沮而躊躇。忽飄搖各本作飄飄文選同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敍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譻文選作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浮二張本作游文選同鴻翔層黃汪二張本作曾文選同類聚作增崖。紛文斐尾，慊張燮本作綝五臣本文選同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攙擽捋，黃汪程本摟擽竝從木文選擽作擽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睽慧。文選作惠疾張燮本作集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

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常（各本作長文選同）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鷄遊絃。更唱迭奏，（書鈔作和）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書鈔百九兩引皆作乃）有一切，承閒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文選攷異云茶陵本無夫字下非夫至精者同今案各本並有惟張燮本放達者上無夫字）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夫（文選字無）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恡。非夫（文選字無）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各本作痺文選同類聚作埤）絃長故徽鳴。性潔（黃本汪本作絜文選類聚同）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書鈔作機）情矣。是故懷感（李善本作戚書鈔作感）者聞之，則（黃汪二張本字無文選同）莫不憯懍（書鈔作慄）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歈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黃本譌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文選作悆程本作愉誤）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五臣本文選長下有之字）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李善本作摠）中和以統物，咸

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此三字書鈔作于是）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于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二張本作誰五臣本文選同）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

##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此二字二張本無）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五臣本文選作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五臣本文選字無）不知之。（晉書康傳引之下有也字）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五臣本文選作鑾）刀，謾（各本作漫文選同）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而（黃本字無文選同）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晉書作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五臣本文選達下有人字）則（各本作能晉書文選同）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各本故下有知字）堯舜之君（各本作居晉書同）世，許由之巖棲（五臣本文選作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文選作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晉書作遠氣所託注云一作先文選及類聚二十一引與此合）亦（各本字無文選同晉書有）不可奪也。吾（五臣本文選無吾字）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各本作少加文選同晉書及御覽四百九十引皆作加少）孤露，母兄見驕，（海錄碎事卷九上引作見憍晉書作驕恣）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御覽作浣）不（御覽作非）大悶癢，不能沐（御覽作梳）也。每常（御覽作當）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御覽作志）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晉書作老莊御覽同）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晉書作逸類聚御覽引皆作實）之情轉篤。此猶（各本作由文選類聚同）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黃本作鑣）饗以嘉肴，愈（各本作逾李善本文選同唐寫本文選集注殘本中存此篇作愈類

（聚引亦作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海錄碎事卷七下引無飲字）酒過（海錄碎事引無過字唐本文選亦無注云五家本有）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晉書知下有仇字）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唐本文選注云案鈔陸善經本無賴字又無耳字）吾（李善本文選字無）以（各本無以字五臣本文選同唐本文選有）不如嗣宗之賢，（晉書作資唐本文選同今本亦誤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晉書作物）情，闇（五臣本文選作暗）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唐本文選注云案鈔陸善經本禮爲體）朝廷有法；自惟（唐本文選注云案鈔惟爲省）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唐本文選作寢）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類聚作虱）把搔（類聚作搔蝨）無已；而當裹以章服，（唐本文選無而字注云案鈔章服爲服章也）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五字原奪舊校所加文選攷異云袁本茶陵本無又字案舊校殆郎据尤袤本加也六臣注本亦無又字唐本同喜作案類聚引無又字及作字）而人間多事，堆（唐本文選作推注云案鈔推爲堆也）案盈机。（汪程張燮本作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之。（各本作久文選同類聚二十引作及又五十八引作久堪一）四不堪也。不喜（唐本文選作寢）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舊校改皆）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各本作瞿文選唐本及五臣本皆作懼類聚同）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

處，（唐本文選作褻）俗人，而（唐本文選注云案鈔而為所）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原作琴依各本及文選類聚改）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原作萬數依各本及類聚改文選五臣本伎為技唐本文選伎為妓）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萬機（文選作機務類聚同唐本作萬機注云五家本為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尤袤本文選作繁類聚同唐本作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類聚作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五臣本文選作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唐本文選無字）濟之。禹不迫（黃程二張本作偪尤袤本文選同汪本作逼晉書及唐本文選同）伯（唐本文選作柏）成子，高全其節（晉書作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唐本文選無字）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二張本作迫晉書同他本皆作偪尤袤本文選同惟唐本作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各本知下有者字晉書及李善本文選同舊校亦加）也。足下見直木（黃汪程本下有必字五臣本文選同）不可（唐本文選無字）以爲輪，曲木（各本作者類聚及五臣本文選同者下亦有必字李善本無）不可（唐本文選無字）以爲桷；蓋不欲（二張本欲下有以字類聚及文選同）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五臣本文選得下有其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似（各本字無李善本文選同唐本作以注云陸善經本似下有在字則本為似傳寫譌也五臣本亦有）足下度內耳。

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自以（二字各本作已李善本文選同唐本五臣本作自以）嗜臭腐，食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唐本文選注云案鈔頃為比）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唐本文選作逝）心于寂寞，（張燮本作漠文選同）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各本字無李善本文選同五臣本及唐本有）不能堪其（唐本文選字無注云五家本堪下有甚字）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晉書作殫）斯（晉書文選作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唐本文選字無注云案鈔轉下有死字）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寃（各本作悽晉書及文選同）切。女年十三，男兒（各本作年晉書及文選同唯唐本與此合）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晉書作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晉書作欲）守陋巷，教養（類聚字無）子孫，（舊校滅此字各本及晉書文選並有）時（五臣本文選重有時字）與親舊敘離（黃汪程本字無類聚同晉書及五臣本文選有）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文選作盃）彈琴一曲，志願（晉書作意）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唐本文選作慕）榮華，獨能離之以（各本以下有此字文選同）為快，此最近之可得（五臣本文選得下有而字）言耳。（唐本文選注云案鈔耳為爾）然後（唐本文選字無注云五家本有）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因（文選作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唐本文選作偁）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共（晉書作時文選同）為歡（張燮本作懽李善本文選同）益，一旦迫之，必發（各本發下有其字唐本文選亦有晉書無）狂

疾。自非重怨，晉書作讐不至文選至下有于字，晉書無此也。野人有快炙背各本背下有而字，唐本文選無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各本以下有故字，舊校亦加。案此即因下文數字譌衍也，無者是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猶各本作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文選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引作閑華，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七引與此合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各本而下有阿字都去年向吾張燮本作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得各本作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吾，與之四字各本奪，舊校亦刪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擊各本譌繫，舊校亦塗改爲擊都，以子父交交字各本作六人，野客叢書同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擊各本譌繫，舊校同，野客叢書引作擊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手疑當作非，各本無，舊校亦刪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人二字各本作古之君

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書（各本作別）悵悵。嵇康白。

嵇康集第二卷

# 嵇康集第三卷

## 卜疑（各本疑下有集字）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逐（各本作追）鶩。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德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于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揲（黃本作操）蓍，拂占（各本作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廷，（各本作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

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諸（二張本作睨他本作倪）滑稽，挾智佯迷，（各本作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追（各本作進）伊摯，而友尙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原鈔字奪依二張本補他本作寧舊校同）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若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熒熒（各本作營營）乎？寧寥落閑（黃本作閒）放，無所矜尙；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黃本作愴）乎？將慷慨爲壯，感慨爲亮；（各本兩爲字上均有以字慨作槩）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度（各本作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翦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嵒（各本作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鯀（各本作繇），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水之女；（各本作穎水之父舊校從之水上一字爲所滅不可辨案蓋白字也兩神女浣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云云見文選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李善注及御覽六十三引莊子舊校甚非）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各本謠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淸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忝束縛，而終立（二張本作成他本作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

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泉（各本作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俱（各本作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志（各本作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抱朴。（各本作抱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陽（各本作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

## 嵇荀錄亡

##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類聚七十五引壽下有一字）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文選作夭）妄者。（類聚無字）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文選類聚同無字）試粗（類聚字倒）二論之。

夫神仙雖不目見，（五臣本文選二字倒）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

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黃汪程本注云一作臣）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之（二張本字無文選同）世，（他本有注云一無之字，）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黃注程本字無注云一有於字案二張本及六臣本文選均有）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原作試據各本及文選御覽七百二十引改）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六臣本文選一過作一理据注文作過是也）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黃汪程本注云十下一有二字）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文選攷異云茱陵本此下有也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今案御覽引亦無王楙野客叢書八引同又以斛當作斗因舊書斗爲斛傳寫而誤○六臣本十下有一字天下下無之字斛下有也字）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利，（各本

（作價文選御覽同）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二張本字無五臣本文選同）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原譌昬程本同今依他本及文選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正）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兩無使類聚均作無所御覽與此同）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二張本字無⊙五臣本從口）五穀是見，（御覽作嗜）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文選御覽作鬻黃汪程本譌鬻注云一作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御覽作消○五臣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內（李善本文選作內外御覽同）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愼衆險于未兆。是由（五臣作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文選日下有而字）爲受（李善本文選無受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文

（選作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李善本文選作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溝（各本作畎文選同御覽七十五引作）澮，而泄之以尾閭；（張溥本于此有而字五臣本文選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賖（文選作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文選作自）識。譬之（各本作猶文選同）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二張本作泊五臣本文選同）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二張本作恕文選同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與此合）可（世說注引字無）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

三字世說注引作不可養生哉！



嵇康集第二卷

# 嵇康集第四卷

##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原鈔本奪向子期難四字從黃本及舊校加張燮本作向子秀難養生論案本或爲答向子期難養生論黃門郎答向期之謂而奪子字難字康之所答亦不別爲一篇也）

黃門郎向子期（各本無此六字）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于絕五穀，去滋味，窒（各本作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于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于草木，（各本重有草木二字）不能避風雨，辭斧斤；（黃本作斤斧）殊于鳥獸，（各本重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于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得（各本字無舊校亦刪）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則（各本字奪）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各本已下有以字）行義于下；富

則所欲得以（各本以下有存字）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開（各本作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不苟非（各本三字奪舊校亦删）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斂（各本作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邪？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飡耳。神農唱（程本作倡）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殖（各本作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命（各本作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耇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腯，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于人乎？肴粮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各本作令）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荼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于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已上二十字原鈔奪依各本及舊校加）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之未（各本作未之）見。此殆景響之論，何言而不（各本得下有可字）得。縱時有耆壽（原鈔二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耇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原作上願依各本及舊校

改）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邪？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景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蔬（黃本作疏）食，無罪而自（汪本譌目）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於以（各本作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邪？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 答難養生論

（原鈔無此五字，据各本及舊校加。案：無者是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善注引養生有五難云云十一句爲康答文而稱向秀難嵇康養生論，郎爲唐時舊本亦二篇連寫之證。）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

識立則心（各本作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內，而接于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于人，（日本丹波宿禰康賴醫心方二十七引人下有情字）而非道德（各本字奪程本及醫心方有）之正。猶木之有蝎，（程本作蠹下蝎盛句同）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黃本字無）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原作身依各本及醫心方改）不並久，（一云木與蝎不並生○已上八字原是正文今定爲注各本無又久作立醫心方同）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厚（各本譌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色（各本作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于物，知正其身，不營于外。背其所凶，守（各本作害向）其所吉。（各本作利）此所以用智遂生，養一示蓋（疑當作不盡各本無上四字舊校亦刪）之道也。故智之所美，（黃本作爲）美其養（各本作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靜（各本字奪舊校亦刪）而輕身，懃欲□（各本字奪案當是動字原鈔爲舊校所滅不可辨）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也。（三字各本作四海）富（各本作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遵（各本作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猶（各本作而）不爭不可令，（各本令下有其力不爭三字舊校亦加案不爭不可令與下中庸不可得爲對文無者是也）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

俗之各本無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至各本作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各本衣下有之字在身也。各本無字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人各本作子嘗得富貴于其身中，各本作終不以人爵嬰舊校于嬰下加其字各本無心也。各本無字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于闇室；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患各本作在于多犯，各本無字舊校亦刪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任各本作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原作選程本作逆今依他本及舊校改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舊校作旒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

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莫（各本譌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眞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黃本仍有故字）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于無憂，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謂也。

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黃本作勤）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勧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恆（字從舊校，各本同）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欲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各本譌上）于恬，性足于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字從舊校）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嘗染于口，聲色已開于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字從舊校）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黃本作止）其所不得，則未（各本作不）嘗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

犧醴，食食者忍飢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各本恨下有向字)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得(各本作能)移也。苟云理足于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于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也。(黃本作耳及各本又作)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交(原譌文今正各本奪舊校亦删)雖小不犯，身讎賒(各本字奪舊校亦删)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于其身，酒色之輕于天下，(七字原鈔奪從舊校及各本加)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邪？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原鈔近下有一四字疑而之譌各本無)愼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程本譌閑)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閒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

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惷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飮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者。（各本字奪）或奇謀潛遘，（當作構各本譌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各本譌舊）者。（各本字奪）或修行（各本作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鶩于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眞；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松于灰壤，（各本奪已上十六字）則中年枯隕。樹之于（各本字奪）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寶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其內（各本二字無舊校亦刪）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精之（原鈔字無據各本加）一徵（黃本作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御覽八百二十五引作餘日）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思（各本字無舊校亦刪）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弊。（各本作斃舊校同案當作敝）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

命矣。

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覗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二字）（各本作天閼也）並而存之。唯賢者（各本字奪）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至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翫所先習，怪于（各本于下有所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為長）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各本猶下空一格）于黍稷之篤（原作篤從各本及舊校改）恭也。（各本也下有豈二字舊校亦加）云覗息之具，豈（各本字無舊校亦刪）唯立（疑即因下五字譌衍）五穀哉？又云：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黃本作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原鈔字無據各本加）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于菽，稻之勝于稷，由有效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尙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于稻稷，猶守菽麥之賢于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汪程二張本作杖）藥以自掖，（各本作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如（黃本作若）此，故準性

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賢(各本作玄)根于初九，吸朝露(各本作霞)以濟神。今若以春(各本譌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案當作皆)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悅(各本作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創(黃汪二張本作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于五穀，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唯(字各本闕)菊芬粱(各本作蒁粱)稻(字各本奪)；聘享嘉會，則唯(字各本奪)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液，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處(汪程二張本作腐)，竭(原作獨或濁之譌，今依各本及舊校改)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英。留(各本作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其(各本作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藏，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字從舊校)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然(各本作能)哉？故赤斧以練丹赬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偓佺以松(文選郭璞游仙詩李善注引作柏)實方目，赤松以水(原作湌，從各本改。文選郭璞詩注引同)玉乘煙，務光以蒲韭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

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張本作霞）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黃本王譌），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根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洪養，謂長生爲聊聊。（各本作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智（各本作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各本之下有者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爲長）人從少至長，降（張本作變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値其

所醜，謂不可歡；然還城（各本作成）易地，則情變于初也。（各本無字）苟嗜願（各本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敗（各本作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邪？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飱者，于將獲所欲，則說（各本作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原鈔五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于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于華夏（黃本譌華），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若（各本無字）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翫，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于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于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原無此字佚，各本及舊校加）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竝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原奪以上十一字，据各本及舊校加）喜可知也。然則（則下當有無字）樂豈非至樂邪？故（各本作順）被天和以自言，（當誤，各本作然）以道德爲師友，翫陰陽之變化，樂（各本作得）長生之永久，因（各本作任）自然以託身，竝天地而不朽

者孰享之哉？

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尤袤本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作滅，唐寫本文選集注引李善曰作滅，尤本蓋誤。醫心方作去，亦因下文聲色不去而譌。）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虛精散，（各本作神慮轉發，蒼校同。尤袤本文選注引作神慮消散，醫心方引作神慮精散，唐本文選注及御覽七百二十引並與此同。）此五難也。（尤袤本文選注引無五也字，唐本選注引李善注俱有，蓋尤本有删略。）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醫心方引作大）陽，不能不回（各本作迴，醫心方引作曲）其操，（四字御覽無）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于胸中，則信順日濟，（御覽作深）玄德日全。不祈喜（醫心方引作憙）而有（御覽作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都所（各本作所效，舊校同，御覽作所歸，又無之字，醫心方引作此亦養生之大經也。）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原鈔字無，据各本及舊校加）謂人（黃汪本作仁）理已畢，以此自藏。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哉，（各本作者）未之聞也。（醫心方引云無甚泰之累者，抑亦其亞也，似即檃括）

（已上七句作之非原文）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于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言（各本作自）貴。此于用身甫與鄉黨不（黃汪張溥本字闕，程本作同，張燮本作䶵）齒者（各本者作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于短期矣。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原鈔而下有不字，各本無，舊校亦删。案不或非衍，則其下當有奪文）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于玄冥之崖，含氣于莫大之涘者。則有生（各本作老）可

郄，各本作郤可存，各本作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于輿也。然人者張燮本作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忘外，各本作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愼言語，節飮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康集第四卷

# 嵇康集第五卷

##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于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樂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弦，識（黃本作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各本訊下有今字）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令（各本作念二張本有注云或作令）歷世，濫于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資（各本譌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各本成下有故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爲長）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各本遭下有遇字）濁亂，其體自若，而無（各本作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比，（各本譌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故（各本字舊舊校亦删）因其所

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因事與名，物有其號。哭謂之哀，歌謂之樂。（各本以上十六字奪，舊校亦刪）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字從舊校，案當作哭）非悲哀（疑當作哀樂）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作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各本作感）然其（各本作而）哀樂之懷（各本作情）均也。今用均同（原鈔字奪）（黃汪程本同，今據世說注引補，二張本作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世說注引作乎）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各本作切哀，又奪之字）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黃汪程本于下有苦心二字，舊校亦加，二張本又于心下加之字，蓋俱不當有）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各本三字無，舊校亦刪，案而上當奪一字，刪之甚非）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各本作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

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張本作內外）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原鈔二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自當，以感情而後發，（各本無此三字，舊校亦刪）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邪？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

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託之于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至；（各本作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察（各本作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起，（各本作成）但不當其共（各本二字倒）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邪？又云：季札（原作體因札譌亂亂又爲

禮而謌也今正各本作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與？且師襄奏黃汪二張本謌奏下諸奏字同程本不誤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原鈔作終據各本及舊校改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殊萬，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哀各本作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獨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于疑似也。爾爲己就四字各本作以爲就令舊校同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聲音。聲之輕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又字各本奪能得之于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于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于是乎躓矣。若音聲之無常，原鈔奪之字常字黃汪本同据程二張本加鍾子之字黃汪本奪觸類，其果然邪？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四字從舊校及各本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

張燮本作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歎息。各本作自歎斯二張本無字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黃汪二張本作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厤不能紀耳。各本奪字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于愛與不愛，喜與不喜，原鈔下三字誤入下文物字下今逐正各本奪舊校亦刪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無豫于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于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其名號耳。不謂哀樂發于聲音，如愛憎之生于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醞酒各本作酒醴之發人性各本作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猶各本字奪舊校亦刪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于內，而色應于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張燮本作隆答文中降殺字放此殺。同見役于一身，何獨于聲便當疑邪？夫喜怒章于□診，各本作色診舊校同哀樂亦宜形于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程本鑴當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

而不悟，離婁照秋毫于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妄記也。」

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樂（黃本作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瞻（各本作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斯（各本誤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出，（黃汪二張本字奪舊校亦刪程本有）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熏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易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跛笮便出，無主于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各本二字作當獨）含哀樂之理邪？（黃本作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也。（各本二字奪）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

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弦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瞀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

秦客難曰：『雖衆喩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生(各本作子下三生字並同)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字從舊校各本作竟疑原鈔亦同)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知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張燮本作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

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各本字奪)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尋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生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鳥(各本作鳴)獸皆能有□(舊校滅其原字改作禍程本作知他本闕)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解(黃本作稱)其語而論其事，猶傳譯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爲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不(各本作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

立鑒識之域焉。（各本字奪）或當與關，接識其言邪？將吹（黃本作次）律鳴管，校其音邪？觀氣採色，知其心邪？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老于馬，而誤言鹿。察者故當由鹿以知（各本譌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趣（各本字奪）舉一名，以爲標（各本作摽）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徵不照。苟無徵不照，（各本五字無舊校亦刪）理蔽（原作數据各本及舊校改）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張燮本作信）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北堂書鈔一百十二引作子野）吹律之時，楚國之風邪？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風，（各本譌國）來入律中邪？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敍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案當作損）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邪？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

獨師曠（已上四字書鈔引作子野案獨字當衍）博物多識，（各本作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書鈔引作徵下有者也二字）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邪？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也。（各本審字）故知其喪家邪？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原鈔日据各本及舊校改）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邪？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譚，（各本作談）而不能令內（張燮本作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黃汪程張溥本作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各本物下有之字）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考試，（各本作老成舊校同）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

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今（各本無字）吾心未厭，而言於（各本無字）難，復更從其

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批把，（各本作琵琶下放此）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難云：批把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張燮本作情）所以使人常感也。批把箏笛，閒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使（各本譌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而（各本無字）鍾（張燮本作鐘）鼓駭心。故聞鼓鼙之音，則（各本無字）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各本譌閑）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度（黃本作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役（各本譌侈）于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專散為應。譬猶遊觀于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則思靜（各本奪已以上二十六字）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張燮本非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原鈔奪已以上十五字依各本及盧校補）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

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衆，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乎（黃本作於）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樂于其間哉？然人情不自（各本無字）同，各（各本奪字）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黃汪二張本重有猛靜字，舊校亦加，程本無）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亦應（原作未應，今正。各本奪，舊校亦刪）無主于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不（各本作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邪？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感，綴虛名于哀樂哉？」

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案當作重）之情，先積于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聲音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

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于聲音有定理邪？」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便（各本作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邪？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直至（各本譌眞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張溥本作几汪本譌機下机字故此）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無（各本作見案因无而譌）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

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感，不感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歡之用也。（各本無字）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嘗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黃本度下有量字）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精（各本作情）壹而思專邪？若誠能

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

主人答曰：「雖人情感（黃本誤惑）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程本誤害）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而笑；（各本作心愉）樂之理也。何以言（各本作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怡然自若，（各本作恬若自然）所猖狂（各本作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于歡情，然自以理成；又非（各本六字奪舊校亦刪）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變。（各本作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原鈔四字奪依各本及舊校加）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于聲音，豈獨齊楚之曲邪？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則（各本作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滔（各本作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衞之音，（案此下當有奪文）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願（黃本作幸）重聞之，以悟所疑。」

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張燮本譌哀）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于上，臣順（原鈔四字奪，依各本及舊校加）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原鈔五字奪，依各本及舊校加）于外；故歌以敍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張燮本作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氣（各本譌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金石；含弘光大，顯于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成，（各本作誠）穆然相愛；猶舒錦布綵，（各本綵上奪布字下衍而字舊校依改非）燦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然（各本無字）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各本奪字）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各本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各本情下有之字）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各本欲下有之字）不可絕，故自以爲致。（各本作因其所自）故（各本無字）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使（各本作變）絲竹與

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以下當奪一字）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各本以下有自字）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黃本作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浴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各本作婬）荒無度；則風以此度，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心感于和，風俗壹成，因而名（原鈔字奪，據汪程本及舊校加）之。然所名之聲，無中（黃本空闕，張燮本作甚）于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嵇康集第五卷

# 嵇康集第六卷

## 釋（張溥本作無）私論

夫（原鈔字無据各本及晉書本傳引加）稱君子者：心無（晉書作不）措（原鈔作惜据各本及晉書改下諸措字放此）乎是非，而行不違乎（原鈔字無据各本加晉書引亦有）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各本作於晉書同）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張燮本作夷）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有（各本作又）何患，無以（當作以無）生為貴者，是賢于貴者（各本譌生舊校亦改）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于（黃本無字）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各本譌借舊校亦改）賢于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嫌（各本譌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善（各本作情）于齊桓，故國

翳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晉書無此二字）曰：君子行其（各本無字晉書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慶，（各本作度晉書同後諸慶字放此）而後行也。任（各本譌仁）心無窮，（各本作邪晉書同）不識（各本作議晉書同）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慶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各本云下有一作終于事與是俱而已十字案當是注文在前而事與是俱也句下）志道存善，心（黃汪張本字闕張溥本作內程本作而）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性（各本作爲）善者，不（原鈔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離于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夫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也。（各本作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體，（各本作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途；値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于是乎同（疑當作情）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

欲（各本譌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程本譌功）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斯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猶（各本譌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亦甚其所病也。（各本亦甚二字奪，舊校乙甚字于所字下）

（非）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于病（各本譌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猜（各本一作情，注云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四字原鈔奪，據各本及舊校加）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以（各本作而）準其理，（各本譌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公（原鈔譌功，各本同，依舊校改）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于是觀之：非似非非（案非下當有一非字）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

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讓（各本無字）議而含（原鈔作舍，依各本改）私者，不復（各本復下有同字）耳。抱至（程本作怨，張溥本作隱，他本俱空闕）而匿情不改也（各本無字）者，誠（原作議，據各本及舊校改）神以喪于所感（各本作惑），而體以溺于常名。心已（各本作以）制于所慴，而情有所繫。（各本作情有繫于所欲，舊校同。案疑當作情有□□所繫，原鈔于有下奪二字）容管顒纘，（四字當誤，各本俱無，舊校亦删）咸自以爲有是，而莫賢乎己。未有攻肌（各本作功朞）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明（各本譌時）爲措，而闇于措，是以不措爲拙，以致（各本奪二字）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于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于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陰（各本作廕）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類聚二十二引作惜，與原鈔合，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作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措（類聚引作惜，御覽仍作情）之不以，（類聚作巧，張燮本同）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恭；（各本譌恭）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各本作僞，類聚御覽同）顧私，（二字原鈔無，据各本及舊校補，御覽亦無，類聚作懷姦，張燮本同）而身立清世；匿非（二字御覽引無）藏情，而信著明名（張燮本作君）者也。是以（各本奪二字）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類聚御覽作希）而存之，

惡夫矜吝，棄而遠（御覽作達）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慚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御覽作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御覽作立）而是非允當。忠感明（類聚明下有於字二張本同御覽無案明即於之譌衍）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于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黃汪程張溥本譌冀御覽字無）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必（各本字奪）寐。自（各本自下有安字）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程本作公誤）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忝（各本作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各本第五下有倫字後放此）顯情，是非（案非字當衍）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于必（原作不据各本改）盡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也。（各本字無）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尙，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程本譌三）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于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載。（各本譌里）且明父聖兄，曾不能鑒凶惡（各本作惡）于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于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所未（黃本作無所）安。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王（各本作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各本誅下有管蔡二字）以權。權事顯，實理（張溥本作事）沈。（各本譌沈注云一作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父（各本作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于（各本譌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程本譌夫）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各本譌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

德；戮撻（程本譌捷）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體，古今之明義也。（已上七字各本舊誤為今之朝議四字）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案當作心）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耳。（各本字無）然論者承（各本作誠）名信行，便謂（各本作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惡（各本惡下有而字）任頑凶也。頑凶（各本奪此三字）不容于明世，（各本譌時）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有（各本字無）以流言之故，有緣（舊校刪有字緣改原）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活攝，邵奭（各本作召公）不悅。推（黃本作惟）此言之，（各本字奪）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將釋然而大解也。」

## 明膽論

有呂子（類聚十七引子下有春字案即因下者字譌衍）者，精義味道；研核（類聚作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黃汪程張溥本

樂譌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必各本作畢類聚同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類聚作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各本字奪則違黃汪程張溥本譌達理失機。故子家輭弱，陷于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所宜各本譌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三字據二張本加他本及原鈔並無「敬覽來論，可謂誨各本作海亦不加者矣。夫各本字無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尙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原鈔字無據各本加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與。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黃汪本作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不敢投足，階雲路而疑于

迄秦淸者乎？若思弊（案當作愚敢）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各本作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軀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溝瀆，而暴虎馮河，愚（張燮本譌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喩。故不遠引煩（各本作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情性，（各本作性情）折（程本作析）引異同，固當（各本字奪）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綱（案當作網舊校改節非）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二字依舊校各本同）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各本乎下有明字舊校亦加）既已（各本作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何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于前而闇惑于後？明（各本字奪舊校亦刪）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黃本譌子）然霍光有沈勇，而戰于廢王，此勇（各本字奪）二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鵩，明有

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明能無所惑，至膽已上七字各本奪能無所虧爾。各本作耳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淩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又子言：各本作子又曰明無膽各本重有無膽二字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各本無明字矣。夫各本無夫字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謂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一致，各本作致一欲以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各本有矣字

# 嵇康集第七卷

## 自然好學論張叔遼作（此四字原鈔滅盡今從舊校各本張遼叔在自字上無作字）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情（黃本字無）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恐（各本作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加（各本譌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弦，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且（四字疑當爲古言云三字且卽苴之壞字舊校及各本作曰非）苴竹苴蒯，所以表哀。溝池岨嶮，（各本二字到）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欣然貌悅心釋哉？倘何假于食膽萱，而嗜昌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

道之常，人所服習。在于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皦（各本作皎）然喜于所見也。不以尙（各本作向非）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字從舊校各本同）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原譌雜舊校及各本作復亦非今据後文改正）而後學，亦無損于有自然之好也。

#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昔（各本無字）鴻（各本作洪）荒之世，大樸（各本作朴）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各本二字到）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爲（黃本作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原作一依各本改）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以（各本作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

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固知（二字各本作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疑聚字之譌舊校于下加字類甚非）以求馴，獸不羣（舊校于上加棄字使與意改之毀類爲對文甚非）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當作不）；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未所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原作矇據各本及上文改）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乘，（張燮本作冕他本作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張燮本作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明（黃汪本字闕程本作塾二張本作講）堂爲丙舍，以諷誦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

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云：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古（各本譌有）無文之治，（各本譌始）可不學而獲安，不懃（各本作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邪？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 嵇康集第八卷

## 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上（各本無此二字舊校亦删）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夭（各本作夭舊校同案夭疾與壽強爲對文原鈔于義爲長）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于此，爲防于彼；則禍无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原作步據各本及舊校改）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程本誤于）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養（各本作癢）毒；久居于溼，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女疾。（各本誤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墓（各本作基）築室，（各本作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無道瘳矣。（各本無字）詩云：（各本作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謗議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程本誤傳）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于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

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張燮本譌既）得蠶滋（原作絲今正各本絲下仍有滋字非）甚，爲忌祟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于桑火寒暑燥溼也，于是百忌自息，而爲（原鈔字無）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者，（各本字無）故求之之（原鈔字無据各本加）術正。故忌祟常（各本字無）譴祟，生于不知，使知性命猶知（各本作如非）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筵祝（程本譌記）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各本人下有皆字）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原作遷据各本改）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御覽一百八十引作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于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罡，（各本作岡御覽作忌）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二字御覽作誣）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五字原奪据各本加）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程張燮本作趨舊校同）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二字從舊校各本同）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于理動，不可妄（原鈔作妖各本作要今以意正）求，一也。孔子有疾，醫（醫下原有監字舊校作者案即因醫字譌衍也今除去各本亦無）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要（各本作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祟，古之盛王無之，而

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夭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啟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于實，而求之于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御覽一百十八引作同栖）之雞，一闌（原作蘭今正各本作欄下諸闌字放此）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于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三百，（各本作七百舊校同下諸三百字放此）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丘而觀居，（各本立下有高字觀下有民字舊校亦加）則知伯（疑祖之譌各本作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博豈，（各本作爽愷）而心（各本作立）制于帷牆，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字惟張燮本有他本俱無黃本亦有）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宬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思（各本作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新（各本譌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筴，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祟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卽（各本作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

至，則當（黃本無字）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祟治家者，求富（各本作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原作難攝生中俟，各本及舊校改）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于來問，終愼神怪而不言。是以吉人（各本作古人下，諸吉人字放此）顯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于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邪？縱欲辯明神微，祛惑，（程本譌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黃汪二張本由下空一字，程本作立，蓋意加）一斷以檢（各本檢下有其字）要，乃爲有徵。（黃汪二張本作□徵，程本作聞徵，俱誤）若但撮提羣愚，（黃汪二張本愚下空二字，程本作不察，亦意加）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邪？

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其（各本無字）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餧，終有餓患。萬事萬物，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智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邪？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于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夭（各本作災非）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邪？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三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于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事，（各本作者）亦雅論之矛戟（惟程榮本與此合，他本俱作楯非）矣。

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文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備（各本作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氣（各本作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黃汪程本作利）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過（各本作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邪？若謂豹相正當給廚，（二張本作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于一和。苟和（二字原奪據各本補）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濟（各本作齊）矣。

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故占者觀表而得內也。苟宅能制人使從之，（已上十七字各本奪）則當吉之人，受災于凶宅；妖逆無道，獲福于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原作全依各本改）由人也，新便無徵邪？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後（各本作云）有驗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也？果有宅邪？其無

宅也

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兆（各本譌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覩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當餓。（舊校于下加死字，各本亦有而無當字）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于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四字原奪，據各本加）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吉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唯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

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順履（二字各本作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者之無十千，而謂田（各本作田）無壤埆邪？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

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凶吉；（各本二字到）持智（原鈔字奪據舊校加各本作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程本譌持）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家宅邪。

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思（各本作詳）之。又當校（各本字奪舊校亦刪）知二賢，何如足下邪？

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于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于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也。（各本作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收功于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尙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避賊消穀（四字各本作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

故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雪邪？欲以所識（識下當奪六字，黃汪二張本作而□□□之所，程本而下作求今人舊校作決古人蓋皆意補）棄得，無似戎（原作終，據各本改）人問布于中國，覩麻種而不事邪？吾怯于專斷，進不敢定禍福于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康集第八卷

# 嵇康集第九卷

##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中（各本無此二字舊校亦删）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原鈔字無据各本加）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飭（各本譌抑舊校同）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各本譌三惟張燮本與此合）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邪？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夫苟（各本譌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面邊（各本作見緋）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覺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便（各本作辨非）有舟稼也。

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脩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逐之實寶（各本無寶字案有者是也寶即實之譌衍當刪）也。猶食非命，而命必骨食。是（各本無字）故然矣。若（原鈔無字據各本加）吾論曰：居殆（黃本作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旣脩，則宅葬無貴。（續古文苑作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逐期，殆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是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天不可求之宅，而可得之和。（舊校作利）故論有可（各本無字）不知。是（各本字闕上有之字）足下忘于意，而責于文；抑不本也。（各本作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則萬千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各本內下有而字）有虎害。（各本無字）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脩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睹（各本作暏）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于邪者慢于正，詳于宅者略于和。走（程本作卜他本闕）以爲先，亦非齊于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

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于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原鈔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邪？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原鈔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逢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邇各本作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蓋各本于此有蓋字案郎因下蓋字譌衍也舊校亦加非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于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則各本字奪舊校亦刪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廄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如此之著。四字各本作以此議之舊校亦改亦郎知無太歲舊校于此加與字未詳所本各本俱無刑德也。若脩古無違，亦宜吾論各本論下有如字無所，各本所下空一字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嘗哉！若三者能脩，則農事畢矣。若盛各本盛作或盡以邪用，求之于虛，則宋人所謂予

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邪？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

按書：周公有請命之辭，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事（各本事作是非二字）不同也？故知臣子之情，（各本作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黃本作兒，下諸貌字同）者耳。（各本字無）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是（各本字奪）圖宅，將爲禮邪？（各本作也。）其爲實矣。（各本作也）爲禮則事異于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各本所下有以字）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黃汪程張溥本譌徙）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當作二，各本俱誤）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

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身（原鈔字奪，據舊校加，各本空闕）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處（各本作據）足下所言，在所知邪？則可辨也。所不知邪？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常（各本字奪）乃反于有。無爲有者，亦蟪蛄矣。子尤吾之驗于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原作答釋難曰，依各本及舊校改）

夫先王垂訓，開制（各本譌端）中人，言之所樹。（黃本作尌）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夫機神玄妙，（各本作玄機神妙，無夫字）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于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爲度也。案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所限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唯（各本無字）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城，（各本作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孰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二字從舊校）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邪？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字從舊校）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麤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神，（各本作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救其（各本救作求，舊校同案難中云，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飾未有如彼者云云，則救當作赦，下有未字）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神鬼，（各本作鬼□下同）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顧（各本譌顯）古人之言，懼無鬼神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各本譌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于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當作欺）後嗣？空借鬼神，以罔（各本作調）將來邪？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

論曰：聖人（各本二字奪）鈞疾，而禱不同。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于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于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邪？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堯孔（各本作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以（各本字奪）誡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于誡勸，尋論案名，當言有日邪？無日也？（各本作邪）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案：此言爲（各本作以）惡夫（程本譌天）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于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忿（各本作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邪？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邪？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

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于（原鈔字無据各本及舊校加）誣妄。家（原作家据各本及舊校改）宅之見伐，不亦宜乎？

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闚之羊，賓至而有死者；皆（黃本字無）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各本譌常）生于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于斷養，雖辱賤而必尊。薄姬之困而復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塗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于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以（各本作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而（各本作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灾邪？既持相命，復惜（舊校作借）信順。欲飾二論，使得竝通；（程本譌遇）恐似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

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

之下。吾謂不原鈔字無各本同今据舊校加知命者，偏當無不順，疑當作懼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程本譌曰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邪？若謂長平雖同于巖牆，故是相命宜値之，則命所當至，期于必然；不立之誡，何所施邪？若此果有相邪？無相各本字奪三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于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吾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卒各本字奪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其各本字無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邪？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荀泰同足以致，則足下嫌多，不恐于吾也。已上十六字各本作荀大同足嫌足下恐于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之以黃汪二張本作以至理，負情之對，于是乎見。既虛立吉凶字，句絕各本字譌宅又奪凶字冀各本字奪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各本故下空一字張溥本作云如此可謂善戰善字從舊校各本同案疑當作矛戟舊校及刻本俱誤矣。

論曰：卜之盡各本有蓋字舊校亦加案不當有也說見上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既各本字奪程本有以相命爲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覺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于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于卜，復

曰成命邪？且冒一諸錯，（五字疑衍各本無）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命（字各本無）有虎災，則隱于（各本作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若得無恙，爲相敗于卜，（已上九字各本奪）何云成相邪？若謂豹卜而得脫，本自（字各本奪）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急在蠲除。（四字各本作矣舊校同）若謂凡有所（字各本無）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邪？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邪？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一，（字各本奪）不當各自行也。

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而望（各本作以李）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案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之人，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有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汪本誤域）之命矣，奚獨居（汪黃二張本作禁）可爲之宅，令不善相，（四字各本作不盡相命）唯有闇作，乃是眞宅邪？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以（各本作所）加也。智者愈當識（各本誤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于澗瀍？問龜筮而食洛邪？若龜筮果有助于爲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邪？若必謂龜筮不能善（各本作盡）相于闇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四字原奪據各本及舊校）

加皆期于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卜黃本作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今疾夫設爲比之假顏。句絕各本此九字譌奪爲貞宅之異假顏舊校亦改非貴夫無故，謂之貞宅。句絕各本謂譌識又奪下二字然字原鈔無各本同今依舊校加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異，各本字奪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設貞，有故爲設宅。已上七字各本譌奪爲貞字二字舊校亦改非貞宅二字原奪依各本及舊校加授吉于闇遇，設爲滅福于用知耳。各本作爾然則吉凶之形，故自有理。可以有各本作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各本有遂字疑衍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程本譌分侯之相，闇與吉會耳。各本作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還賢各本作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于擇賢，不惜吉于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厚薄，舊校除此二字各本有何得不鈞？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邪？各本作也由此各本作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案當重有宅字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滅其貴；隆準見劓，不滅公侯。是知顏準四字原鈔奪據各本及舊校加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各本侯下有質字舊校亦加案有者蓋衍也。故標識者，非原鈔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公侯質也。吉各本此下有名字宅字原譌字各本同今正與吉者，宅實也。善宅各本

（二字奪舊校亦刪）無吉徵而字（各本譌自）吉（各本字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非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旣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爲（原鈔字奪據張溥本加程本作陶他本闕）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則（案當誤程本作美他本闕）吉宅（當奪一字程本作善他本闕）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作（各本字奪）人方，而有卜宅說。（各本字奪）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喩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邪？至刑德皆同此自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

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案當有一可字原鈔及各本俱奪）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地（各本譌理）之吉，而或長于養宮，短于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婚，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

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于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當作五）氣有相生，則入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黃汪二張本謂下有之字）地無吉凶也？

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已（各本譌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論，而復責吾難之于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黃汪本字闕程本作妄）邪？藥之已病，其驗交（原鈔又各本同今正）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實，（各本字奪）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白首（各本白誤曰奪首字）無大魚也。

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已上十四字各本奪）不可以妄求（各本作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二字原鈔作想据各本改）亦未知也。今闇許便多于所知者，何邪？必生于

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于數矣。而幷所成驗者，謂之多于所知爾。（各本作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端（各本譌論）究緒，系申（二字程本作由子午他本作由□□案系或求之譌各本皆非是）而得，非未失（各本譌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異下程本有獵字他本空一字）獸不期，則不敢舉（各本舉上有訊字下有氣□二字程本作氣頓案皆訛文）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索隱，何爲（各本作謂）爲妄。

# 嵇康集第十卷

##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爰各本作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因各本作自然，必託賢明。芒芒各本作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華各本作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降各本作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疾各本作疚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張溥本作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臂立仁。黃汪張溥本作擘□□仁程本作擘義去仁張燮本作□□擘仁名利各本作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馳，馳各本作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

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各本作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顚。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𪄀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原作儀據張燮本改他本譌權)，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還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冐(各本作胥)效。治亂之源，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各本作同)。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獻(黃本作告)在前。

##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類聚二十三引作有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類聚作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貳(各本作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若心疲體解(張燮本作懈)，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于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

向所以（各本字無）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類聚作未）成一匱（類聚字無）二而敗之。（張燮本字無類聚同）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耀，（張燮本作熠類聚同）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各本作齊舊校同類聚與此合）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各本者下有可字蓋衍類聚引無）耳。（類聚作也）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舊校作來意改）當有時。其有（各本字奪）衆人，又不當獨在後，（各本六字奪舊校亦刪）又不當宿。（各本宿下有留字舊校亦加）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各本怨下有或字蓋衍舊校亦加）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已上十七字原鈔奪據各本及舊校加）託人之請求；則當謙言（各本字無）辭（黃汪張燮本辭下空一字程本作揖張溥本作遜）謝。其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累（各本作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各本作不差二字）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

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各本作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已（各本字無）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三字原奪据各本及舊校加）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中（各本作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之（各本豫作預無之字）也。且默以觀之，其是（各本字奪）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二字各本作亟御覽四百九十六引無）舍去之。（御覽字無）此將（御覽字無）鬭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各本作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疑當作失）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二（各本作于）義無可，故（黃汪二張本字無）當遠之

也。然大都（黃汪程張溥本二字到）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何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各本守下有大字）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撓。（黃本作挠）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以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及（各本無字）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黃汪張本二字奪）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各本走下有者何哉三字舊校亦加）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不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重者，而來戲調，蚩笑友（各本無字）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于不共；亦勿大求（各本作永）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黃汪本譌人）行自止也，自非（各本非下有所字）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

者，必有爲而作損，（各本作譽）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此下黃二張本空七字，汪程本空十三字）又愼（各本譌憤）不須離樓，（各本譌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稍（各本作誚，下又有勿字）逆也。見醉熏熏（各本作薰薰）便止，愼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嵇康集第十卷終

# 嵇康集跋

中散集十卷，吳匏菴先生家抄本，卷中譌誤之字，皆先生親手改定。自板本盛，而人始不復寫書；卽有書，不知較讎，與無書等。祇供蠹損浥爛耳。觀前賢於書籍用心，不苟如此，又可憑以證他本之失也。庚子六月入伏日記於顧南原之味道軒。

乾隆戊子冬日得於吳門汪伯子家。張燕昌。

# 嵇康集跋

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雖有如無。此嵇康集十卷，爲叢書堂鈔本。且匏菴手自讎校，尤足寶貴。歷覽諸家書目，無此集。宋刻，則舊鈔爲尙矣。余得此於知不足齋，淥飲年老患病，思以去書爲買參之資。去冬，曾作札詢其舊藏殘本元朝祕史，今果寄余；幷以此集及元刻契丹國志，活本范石湖集爲副。余贈之番餅四十枚。閒窗展觀，因記數語於此。觀張茝堂徵君跋，知此書舊出吳門，而時隔卅九年，又歸故土。物之聚散，可懼可喜！特未知汪伯子爲誰何耳。　嘉慶丙寅寒食日晨雨小潤，夜風息狂。蕘翁書。

四月望後一日，香嚴周丈，借此校黃省曾本，云是本勝於黃刻多矣。余家亦有黃刻，暇日當取校也。前不知汪伯子爲誰何，今從他處記載，知其人乃浙籍，而寄居吳門者。家饒富，喜收藏骨董。郡先輩如李克山，惠松厓，皆嘗館其家；則又好文墨者也。是書之出於其家，固宜。後人式微，物多散佚，可慨已！然使後人得其物，而思其人，俾知愛素好古，昔有其人。猶勝

於良田良產，轉徙他室；數十百年後，名字翳如，不更轉悲爲喜乎？伯子號念貽云。余友朱秋厓乃其內姪也，故稔知之。蕘翁又記。

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閱，於丁卯歲爲舊時西賓顧某借去，久假不歸，遂致案頭無副，殊爲可惜。頃因啓廚見此，復跋數語；俾知此本外，尚有余校本留於他所也。癸酉五月廿有六日復翁記。其去得書之日，已八閱歲矣。

# 跋

右嵇康集十卷，从明吳寬叢書堂鈔本寫出，原鈔頗多譌敓，經二三舊校，已可籀讀。校者一用墨筆，補闕及改字最多。然刪易任心，每每塗去佳字。舊跋謂出吳匏菴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頗謹愼不苟。第所是正，反據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義得兩通者，仍依原鈔，用存其舊。其漫滅不可辨認者，則从校人，可惋惜也。細審此本，似與黃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黃刻帥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勝之。然經朱墨校後，則又漸近黃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遺佳字尚復不少。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譱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樹人鐙下記。

# 嵇康集逸文

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太平廣記四百引續齊諧記

嵇康有白首賦。文選二十三謝惠連秋懷詩李善注

嵇康懷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於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乃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於中唐。華麗則殊采阿那，芳實則可以藏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傅說顯殷，四奚歸漢，故因事義賦之。藝文類聚八十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引嵇含槐香賦文與此同類聚以爲康作非也嚴可均輯全三國文據類聚錄之張溥本亦存其目並誤

嵇康酒賦云：重酎至清，淵凝冰潔，滋液兼備，芬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案同卷又引嵇含酒賦云浮螘萍連

嵇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太平御覽八百十四廖華案設疑此四句亦嵇含之文

嵇康琴讚云：懿吾雅器，載璞靈山。體具德眞，淸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

玉潤外鮮。昔在黃農，神物以臻。穆穆重華，託心五絃。託心書鈔作記以，據初學記十六引改 閑邪納正，亹亹其僊。宣和養氣，初學記十六兩引一作素 介乃遐年。北堂書鈔一百九

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鬭之兆也。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 嚴可均曰此疑是序未敢定之今案此家誡也見本集第十卷御覽誤題尒

嵇康燈銘：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見全三國文不著所出今案雜詩也見本集第一卷亦見文選

嵇康集目錄世說注御覽引作嵇康集序 曰：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新語棲逸篇注御覽二十七又九百九十九

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嶔，守潁川，山公族父。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

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同上

# 嵇康集著錄攷

隋書經籍志：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

唐書經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嵇康集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嵇康集十卷。

崇文總目：嵇康集十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五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嵇康集十卷。右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丰儀，不事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老莊，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尤袤遂初堂書目：嵇康集。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嵇康集十卷。案下全引晁氏讀書志陳氏解題並已見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嵇康文集。一部一冊闕

葉盛菉竹堂書目：嵇康文集一冊。

焦竑國史經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嵇中散集二冊。陳景雲注云十卷黃刻佳

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嵇中散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嵇中散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嵇康撰。案康爲司馬昭所害，時當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爲魏人，不當爲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舛誤。本集因而題之，非也。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略所載卷數，尚合。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文論，六十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

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眞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見卷八）註云：嵇康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余（明刻本野客叢書作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有康詩二字）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荅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遼（遂下尚有一字已勠）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思見當時之風致（文下有此十九字））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楙所言，則樵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蓋明乙酉吳縣黃省曾所重輯也。楊愼丹鉛總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爲康作，此本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爲精審矣。

四庫簡明目錄：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繆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此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

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嵇中散集十卷。計一本魏嵇康撰明嘉靖四年黃氏仿宋刊本

洪頤煊讀書叢錄：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錄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黃省曾序，三國志邴原傳裴松之注：張貔父邈字叔遼，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今本亦有此篇。又詩六十六首，與王楙野客叢書本同，是從宋本翻雕，每葉廿二行行廿字。

錢泰吉曝書雜記：平湖家夢廬翁天樹，篤嗜古籍，嘗於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倉閱記，其所見猶隨齋批注書錄解題也。余曾手鈔。翁下世已有年，平生所見當不止此，錄之以見梗概。嵇中散集余昔有明初鈔本，即解題所載本，多詩文數首，此或即明黃省曾所集之本歟。

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嘉靖乙酉，黃省曾仿宋本，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板心有南星精舍四字。程榮校刻本。汪士賢本。百三名家集本一卷。乾坤正氣集本。靜持室有顧沅以吳匏菴鈔本校於汪本上。

江標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賢刊本。康熙間，前輩以吳匏菴手

抄本詳校，後經藏汪伯子、張燕昌、鮑淥飲、黃蕘圃、顧湘舟諸家。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嵇康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吳匏菴叢書堂鈔本，格心有叢書堂三字，有陳貞蓮書畫記，朱方格界格方印。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嵇康集十卷。舊鈔本 晉嵇康撰。案此下原本全錄黃氏記及蕘翁三跋並已見 余向年知王雨樓表兄，家藏嵇中散集，乃叢書堂校宋抄本，為藏書家所珍祕。從士禮居轉歸雨樓。今乙未冬，向雨樓索觀，並出副錄本見示。互校，稍有訛脫，悉為更正。朱改原字上者抄人所誤。標於上方者，己意所隨正也。還書之日，附誌於此。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妙道人書。

案：魏中散大夫嵇康集，隋志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錄一卷。新舊唐志並作十五卷，疑非。其實宋志及晁陳兩家並十卷，則所佚又多矣。今世所通行者，惟明刻二本。一為黃省曾校刊本，一為張溥百三家集本。張本增多懷香賦一首，及原憲等贊六首，而不附贈荅論難諸原作。其餘大略相同。然脫誤並甚，幾不可讀。昔年曾互勘一過，而稍以文選類聚諸書參校之，終未盡善。此本從明吳匏菴叢書堂抄宋本過錄其傳鈔之誤，吳君志忠已据鈔宋原本校正。今朱筆改者，是也。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脫落甚多。荅難養生論「不殊于榆柳也。」

下脫：『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松於灰壤』三句。聲無哀樂論『人情以躁靜』下，脫『專散爲應，譬猶遊觀於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於曲度則思靜』二十五字。明膽論『夫惟至』下，脫『明能無所惑至膽』七字。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爲卜無所益也』下脫『若得無恙，爲相敗於卜，何云成相邪』二句。『未若所不知』下，脫『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十四字。『及不可以妄求也』脫『以』字，誤『求』爲『論』，遂至不成文義。其餘單辭隻句，足以校補誤字缺文者，不可條舉。書貴舊抄，良有以也。

祁承㸁澹生堂書目：稽中散集三册，十卷嵇康 稽中散集略一册。一卷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錄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黃省曾序。稱校次瑤編，彙爲十卷，疑此本爲黃氏所定。然考王楙野客叢書，已稱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十卷本，又詩六十六首，與王楙所見本同。此本卽從宋本翻雕，黃氏序文，特誇言之耳。每葉廿二行，行廿字，板心下方有南星精舍四字。收藏有世業堂印，白文方印。繡翰齋朱文長方印。

趙琦美脈望館書目：嵇中散集二本。趙書後歸絳云樓

高儒百川書志：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人，嵇康叔夜撰。詩四十七，賦十三，文十五，附四。

魯迅三十年集

嵇康集

5.

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冊




241